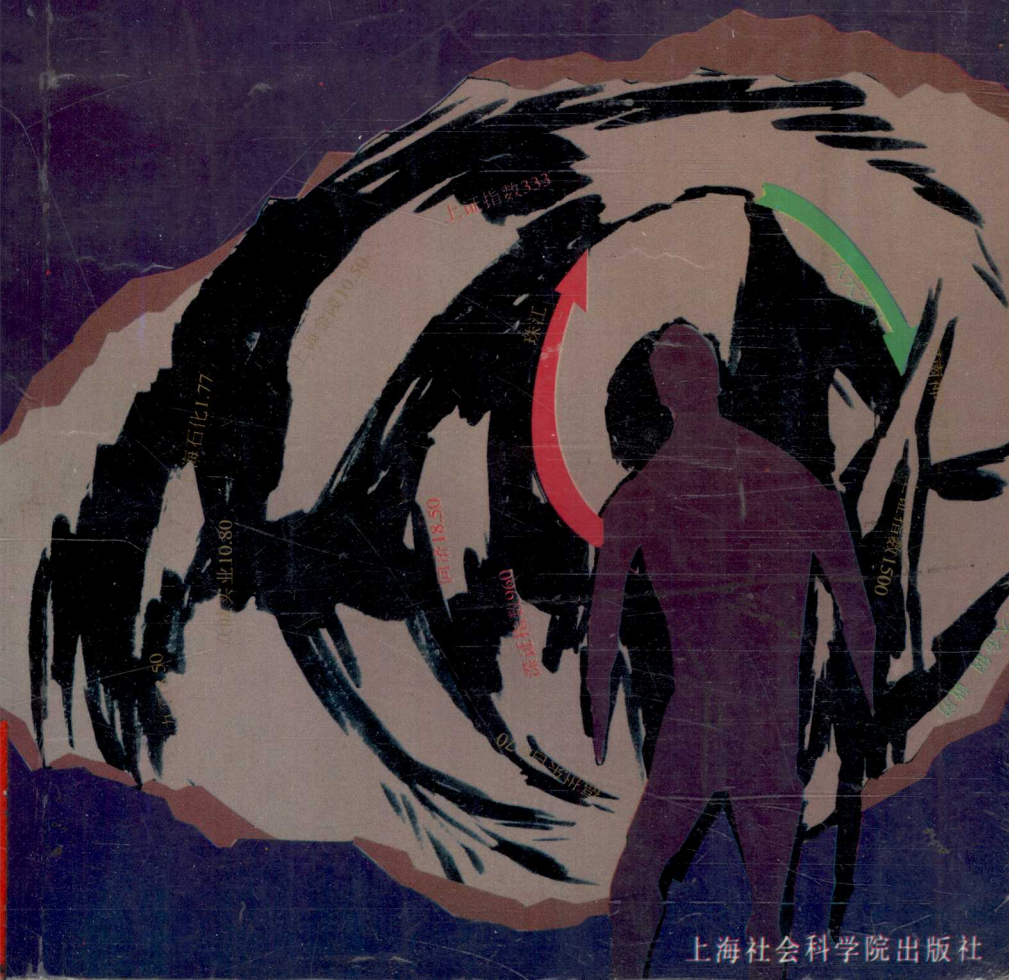


A large, stylized gold character '金' (gold) is centered on a black background. The character is composed of several thick, angular strokes that for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for gold. The gold has a metallic sheen, with some darker and lighter areas suggesting texture and light reflection. The black background is not uniform, showing some subtle variations in tone and texture, possibly from the paper or the scanning process.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simple and striking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between the gold and black.

漩渦

· 股海风云 · 股市人生 · 从深圳到
上海新中国第一代股民的沉浮恩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金 漩 渦

山 曼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俊言

金 漩 涡

山 曼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5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18-048-6/I·123

定价:12.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从深圳到上海..... 1

1. 要不要回上海
2. 有情似无情
3. 过去的日子
4. 闯深圳
5. 失业
6. 摆了一个茶摊
7. 红荔路上的人们在干什么
8. 买股票比摆茶摊赚钱
9. 炒手小蔡
10. 发展股票
11. 陈佳
12. 沉默的炒手是何许人
13. 股市大鳄
14. 佳人之约
15. 大把大把的钞票
16. 春宵一刻
17. 深圳股潮动

18.	春种一粒粟	
19.	阳光大酒店	
20.	大鳄浮头(一)	
21.	意乱情迷	
22.	大鳄浮头(二)	
23.	爱你恨你君知否	
24.	归去来兮	
第二章	风乍起,恶炒延中	50
25.	进入上海黑市	
26.	抢进“电真空”	
27.	先下手为强	
28.	梦の谷酒吧	
29.	弟弟杨中坚	
30.	小马的悲剧(一)	
31.	小马的悲剧(二)	
32.	人生也有牛熊市	
33.	“延中”股价放开	
34.	家的裂痕	
35.	“联合舰队”	
36.	“延中”崩溃	
37.	“现在套牢了”	
38.	3月13日,星期五	
39.	韩勇军和陈佳的事业	
40.	“被她拒绝了”	
41.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42.	一条道走到黑	
第三章	股价放开的日子	91
43.	92年5月21日,星期四,早晨	

44. 92年5月21日,上午
45. 92年5月21日,中午
46. 92年5月21日,午后
47. 92年5月21日,严青松的懊悔
48. 5月21日傍晚,中坚的婚事
49. 5月21日夜
50. 92年5月22日,星期五
51. 92年5月26日,星期二
52. 92年5月26日,傍晚
53. 92年5月26日,晚上

第四章 浮生若戏..... 119

54. 重返深圳
55. 小马的礼物
56. “爱使”之战
57. 谁知女儿心
58. 昨夜风狂雨骤
59. 为往事流泪
60. 爱情是无价的
61. 爱情和“爱使”
62. 严青松辞职
63. 职业投资者
64. 散户真作孽
65. 张小梅是什么人
66. 杨家再起烽烟
67. 皇宫海鲜酒楼
68. 一道惊人的数学题
69. 猴子的机会
70. 来者不善

- 71. 阿困的生意
- 72. 一只空心汤团
- 73. 严肃的蚂蚁
- 74. 事业型的女人
- 75. 严青松病急乱投医
- 76. 人走运的时候
- 77. 意外的收获
- 78. 难以入眠
- 79. 婚礼“发发”
- 80. 狂欢与凄凉

第五章 难熬的秋天..... 181

- 81. 父亲的葬礼
- 82. 父亲的遗嘱
- 83. 永生“败笔”
- 84. 和市场作对
- 85. 新股的最后一搏
- 86. 寂寞的国庆节
- 87. 与夏红和好
- 88. 韩勇军亏损五百万
- 89. 爱你恨你没商量
- 90. 二十分钟反弹
- 91. 大户们最后一次冲锋
- 92. 小蔡“退役”
- 93. 严青松和张小梅(一)
- 94. 严青松和张小梅(二)
- 95. 底部在哪里
- 96. 我们割不起这块肉
- 97. 原始股神话破灭

- 98. 地平线上第一丝红光
- 99. 心事无人知
- 100. 逼债
- 101. 原野:最后一笔冻结的钱
- 102. 李晓霞的艰难抉择
- 103. 散户的高论
- 104. 不欢而散
- 105. 夏红做了老板娘
- 106. 女人的心理学
- 107. 求婚
- 108. 11月24日,神秘的客户
- 109. 韩勇军之死
- 110. 11月25日:大市飚升
- 111. 韩勇军的葬礼
- 112. 牛市大出血
- 113. 不曾料到
- 114. 夏红的意愿
- 115. 赌一赌上证指数
- 116. 分手
- 117. 晚宴
- 118. 英雄时代已经结束
- 119. 日落时分

后记..... 275

第一章 从深圳到上海

1. 要不要回上海

7月初，深圳的荔枝节高潮刚刚过去，小蔡也决定暂别深圳，“北伐”去上海了。按照深圳炒股大户们的说法，是给上海佬去开几堂“启蒙教育”课。大户中走得早的，6月份就已北上了。

在深圳的股友中，北京人小蔡和杨大坚的关系不错。小蔡早就邀他一起北上。他看中杨大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佬”，熟悉上海的情况、上海的人情世故，想来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也已经看出杨大坚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精明人，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可杨大坚虽然也认为此时挥师北上，携带大量资金投入上海刚刚兴起的股票交易是个上策，却总是推三阻四地不肯定下行期。小蔡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先行一步，单独去上海。

今晚，几个朋友在韩国菜馆为小蔡饯行。韩国菜馆门面不大，装修也很一般，只是在深圳经营韩国特色菜的，目前还仅此一家，便上了档次，其快刀“斩”客的作风，在深圳也有些名气。可是“斩”得越凶，却越吸引那些肉头厚的大款们抹干净了脖子往“韩国菜刀”下伸，尤其是这些钱来得容易的股市大户们，被“韩国菜刀”斩斩是他们炫耀的方式。

个头只有1米60的小蔡，进出却总喜欢带着一位高他一头的女人。他是个风风火火爱激动的人，一天说的话抵得上杨大坚一个月说的话。今天他的兴致很高，说得就更欢了，不住地奚落着上海人，嚷嚷着要在上海大捞一把。

“哥们，得趁上海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赶紧杀进去。”小蔡喝得脸红红的，又在高声叫嚷他的“北伐宣言”，“你们知道今年4月份上海的股票什么价吗？100元面值的才90多元，在面值下面遛哒。你们说上海佬傻冒不傻冒？咱们得去好好地给他们启蒙启蒙，任重道远哟。”他拍拍杨大坚的肩膀，“哥们，别错过了机会。这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

“你别吹。当初深圳还不一样？你小子当初要不是鬼迷心窍，追求那位丑不拉叽的经理小姐，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买了股票，鬼使神差地摸着了股票的门道，还不一样是傻冒一个？”一个大户朋友打趣地揭他的底。

杨大坚还是他一惯的风格，不愿多说什么。他想起了那个叫方阳辉的陌生人说的那句话：大鳄一旦浮出水面，波涛汹涌。他想，你小蔡别自我感觉太好，到上海后谁是股市大鳄，还说不准呢。今天他穿了件鳄鱼牌的西装。那次陈佳陪他在商店里买西服时，觉得这件西装银灰色还带点闪亮未免俗气，他却执意要买下，就因为它是鳄鱼牌。股市“大鳄”，这个词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你那点子心事我知道。是放不下陈佳嫂子吧。带着她一块去上海不就得了。”小蔡满嘴酒气地冲着他嚷嚷。

此时杨大坚的心情确实很矛盾。他不是不知道小蔡说的那番道理，他也知道在上海，他施展的余地比小蔡他们更大。可是……陈佳是一个原因。可是小蔡他们哪里知道，在上海还有另一摊子麻烦事等着他呢。

他冲小蔡笑笑，笑得有点苦涩。

陈佳昨天不辞而别，去了珠海。她现在怎么样了？

他又想起了在上海那十多年无可奈何的日子，那场无可奈何的婚姻，想得暗暗咬牙切齿。他不能不想，因为现在那份日子，那场婚姻，又开始威胁他的生活了。

2. 有情似无情

小蔡去上海后，杨大坚又接连送了几位炒股大户朋友北上。兴奋和颠狂突然离他远去，生活变得冷清和安静了。他已经不再习惯、不再能接受这份安静的生活。他顿然感到失落。

在新园大酒店长包的客房里，他坐立不安，内心感到隐隐的焦灼，象一头迷失了方向的狼。

陈佳离开他时，走得很突然，也很毅然决然。她只是给杨大坚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去珠海住一阵子。当杨大坚急急赶回新园大酒店时，早已人去室空。

杨大坚对陈佳的感情，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陈佳对他独具慧眼的赏识，识英雄于草莽，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他的帮助，都令他有一种感激之情铭刻于心中。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在这些日子的共同生活中，他甚至有对陈佳的依赖感。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压制自己那潜伏多年后突然被激醒的生活的欲望，不能也不愿拒绝年轻美貌女性的魅惑。因此，他们之间的龃龉早已存在。而最后，当陈佳知道杨大坚原来在上海已有妻室时，她再也不能忍受了。

陈佳出走已有三天。杨大坚在歉疚和不安中度日如年，突然又感到一种怨恨，因为他开始认为陈佳是在以出走要挟自己。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中又过了几天，他决心回上海去。

他把新园的房子退了，但新园的那个丰满迷人的女招待张小梅却没“退”。他在深圳湾大酒店为自己和张小梅开了一个房间。和深圳的那帮有钱朋友混在一起，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一位炒股大户有次半开玩笑地说：“深圳的男女比例是1：5，找几个情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姑娘们岂不是太不幸了？”

张小梅肯陪杨大坚，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杨大坚出手阔绰。杨大坚住在新园时，她从他那儿得到的小费远远超过自己的工资，还不算他在某些时候整笔整笔付的报酬。再说他又长得很帅，高大英俊，还有点文质彬彬，那些矮小粗黑、其貌不扬的港商，不可与之相比。有时看着陪在他身边的略嫌单薄的陈佳，心中会没来由地生出一丝不平和嫉妒。

“我就要回上海了，”那天早晨躺在已洒满阳光的床上，杨大坚对张小梅说。

“我知道。”

“你好象一点也没觉得难过。”

“轮不到我来难过。”

“那你可真是忠于职守，做情人做到最后一分钟。”杨大坚不无嘲讽地说。

张小梅沉默一阵，然后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的人很贱？在深圳，女人比男人活得难。做情人不算最次的。跑到深圳来的女孩子，做情人的不会少于做妻子的。和我一起从湖北过来的姑娘，有几个不做情人的？我才 20 岁，不想回湖北农村，可在深圳，嫁人也不易，即使嫁了个有钱人，丈夫还不照样在外边找情人？我只想靠自己攒一笔，过独立自主的生活。”

杨大坚知道她虽然说的是实话，但同时却也在暗示自己离开时留一笔钱给她。“你要多少钱？”

“5 万。大坚，对不起。如果你不愿给，我也不会怪你。”

杨大坚答应了，心想：谁不要钱呢？这儿人人都很贪婪，我也是。只有陈佳拒绝过钱。

这样，杨大坚又在深圳逗留了十来天。这期间，他把仍然在不停地上涨的万科股，在黑市上以 20 元左右的价格悉数抛去。这样，他手头的资金已经超过了 500 万。

要回上海了。上海，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什么呢？

3. 过去的日子

在去广州白云机场时，杨大坚让出租车司机先送他去了一次红荔路，再看看仍处在狂热中的深圳股市。他发觉自己突然变得十分温情，十分伤感，十分留恋这座城市。这座年轻的城市，繁华而且干净，充满朝气。路边种着茂密的荔枝树。他感受到这座城市曾和他发生过情人般的热烈关系。他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了很多很多，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歉疚。此时此刻，他忽然明白，他爱着陈佳。

在飞机上，他的脑海里开始映现上海的回忆。回忆中的故乡是一副陈旧残破、缺乏生机的景象。

当历史卷起狂潮的时候，个人是无法逃避命运的。和许多如今已年近四十的人一样，杨大坚痛感自己的青春年华被那个时代所耽误。在小学和中学里，他都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成绩优秀，深得各科老师的喜欢，都认为他将来考大学没有问题。他的家境贫寒，母亲早逝，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工人，安份守己，没有多少文化。他是全家的骄傲和希望。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给毁了。鉴于他母亲早逝，弟弟尚未成年，他得以避免去遥远的黑龙江或云南。他去了上海的远郊、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

整整 11 年的岛民生涯，把他那份优秀生的自我感觉和从小就朦胧意识到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愈益清晰愈益强烈的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统统消磨殆尽。一次，队长让他把海滩上一条长长的排水沟里的杂草除尽。他站在海滩上向前看去，排水沟在视野里不断地向前延伸，没有尽头。半米深的排水沟几乎完全被各类藤蔓缠绕的杂草所覆盖。工作量是巨大的。杨大坚弯下腰开始割草。半天下来，当他艰难地直起腰来，向前一望，长长的排水沟仍然在视野里不断延伸，看不出缩短了一分一厘。他明白，当他有一天割

到排水沟的尽头时，他身后的排水沟将重新为杂草所覆盖。他完全绝望了。

父亲杨老坚是个普通工人，由于妻子早逝，把两个儿子拉扯长大着实不易。儿子大了，又得操心娶媳的事。他替儿子大坚找了个姑娘，纺织厂女工夏红。夏红是一个庸常的女人，长得也很一般。但此时的杨大坚处境困窘，心灰意懒，一切由着父亲安排，听天由命。他们很快结了婚。像上海大部分的工人家庭一样，杨家的住房也相当拥挤。楼下一间大间做了新房，父亲杨老坚和弟弟杨中坚便只好住到了阁楼上。

婚后的生活虽然没有多少感情，倒也平平静静。每个月杨大坚从农场回家一次，住上几天。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农村和农场的知青又燃起了回城的希望。杨老坚用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些钱去找门路通关节。不久，杨大坚得以回到上海，在一家机械厂做工人。不久，又有了儿子杨小坚。儿子的出生给杨大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和满足感，他长期郁闷的心情得到了舒解。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了。从中学时代就有的那种想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的念头，又渐渐地在杨大坚的心中复活了。他跟着“外语热”读过英语和日语，考过自修大学，由于学业荒疏太久，加上家务也很重，也许还由于运气不好，他的努力都落了空。他也考虑过辞职去干“干体户”。但这个念头把胆小怕事、只求安稳的杨老坚和夏红都吓坏了。他只好收起了这个念头。

难道我杨大坚命中注定只能像父辈那样，庸庸碌碌地过一辈子贫寒困窘的日子吗？他在夜里长叹。

4. 闯 深 圳

儿子渐渐长大，长得虎头虎脑，倒也讨人喜欢。杨大坚对孩子

尽心尽力。象所有认为自己已不会再有什么出息的父亲一样，杨大坚对儿子也寄托了无穷的希望。夏红生了孩子之后，身体一直很孱弱，常病休在家。父亲已退休，又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而弟弟杨中坚此时虽也年近三十岁，但始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无法指望他什么。这样，杨大坚不得不操劳起几乎全部的家务，在很拮据的条件下安排全家的生活。他的心情渐渐地又回到了在农场时候那种郁郁寡欢的状态。

1988年，通货膨胀的压力爆发了。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5%，远超过了恶性通胀的临界点15%。零售物价急速上扬，抢购狂潮出现。杨大坚一家和其他许多普通家庭一样，产生了恐慌，蒙上了阴影。为抑制通胀，稳定人心，88年底、89年初，国家紧急紧缩银根，压制迅猛增长的经济势头，其反作用也随即产生，经济陷入疲软，市场大面积萧条，商店竞相大减价。不少企业割肉放血，仍然引不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不得不减产甚至停产。上海这座中国的工业大都市，下岗待业的大军在日益壮大。

杨大坚成了第一批下岗待业的人员之一。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紧张了。夏红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奖金也因为常请病假而被扣掉。父亲有一份不高的退休工资。弟弟中坚是个光图自己吃喝享受的家伙，根本不能指望他什么。

要不要去摆一个小摊？想到要去和那些脏兮兮的老头老太在街边抢那份小生意，杨大坚禁不住不寒而栗。

生活再一次陷入绝望，但杨大坚感到这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的绝望中，似乎夹杂着愤怒，夹杂着某种亢奋的情绪。去他妈的，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这次绝望激起了他冒险的念头。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那份想出人头地干番大事的欲望开始慢慢地膨胀，直至塞满了他整个心胸，使他进入一种采取行动之前的不安、烦躁状态。他不断地为了一些小事与父亲、妻子吵嚷，大声地呵斥弟弟和儿子。

终于，他说出了他的决定：去深圳。全家人都不吭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大家都已感到疲乏，而且对发生什么突然的事情，早已有心理准备。连平时什么小事都要哭闹一番的夏红，这次都没说什么，她看出了丈夫主意已定。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个已去深圳的有点关系的人，初去时可以有点依靠。

对于哥哥要去深圳，杨中坚倒没什么意见。都说在深圳好发财，去深圳是一件风光的事，再说哥哥一走，就少了一个老是训斥唠叨的人，落得自在。于是他主动提出说有个中学同学在深圳做事，并且找出了一张名片。于是又打长途又拍电报，与这个叫韩勇军的人联系上了。

杨大坚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余下的几天里他默默地做着几乎所有的家务。全家人都沉默着等待他出发那一天的到来。杨大坚突然感到自己象一个悲剧英雄。

这是杨大坚第一次出门去这么远的地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终于一路颠簸到了深圳。

杨大坚算是幸运的。像他这种年纪，又没有什么专长的男人，在深圳找工作并非那么容易。在韩勇军的帮助下，他去了一家香港人开设的玩具厂打工。吃住厂里包，每月工资800元。虽然比不上去日本打工的，但杨大坚已相当满足了。

5. 失 业

工作是很辛苦的。杨大坚的活儿是把裱糊过压铸过的硬纸玩具盒折叠好。这活儿听起来跟玩儿似的，但只有干过的人才能明白它的份量。是流水作业，传送带上不断地送来纸盒子，一会儿就在你面前堆积起来。你除了拼命地干活之外，不能有任何念头来分心。每天工作时间根本不受八小时的限制，经常是十二小时，甚至更长。两个月干下来，杨大坚已经有点吃不消了。自己到底已经三

十出头，不年轻了。他自怨自艾。一到星期天，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睡觉。两个多月了他还根本不知道深圳是什么样儿。

第三个月的月底，老板接到了一宗批量很大的订单，交货时间也很紧迫。工人们连续加班干了三十个小时。老板原说好每人给100元加班费，结果只给了30港币，还嚷嚷着说港币值钱，人民币不值钱。工人们气愤得很，却也无可奈何。大部分是外乡来的女工，操着各地方言嘀嘀咕咕地骂，却又不敢去找老板理论。杨大坚气愤不过，积了好长时间的一股怨气按捺不住要爆发出来，便在车间里破口大骂老板是“吸血鬼”。于是工人们怂恿他代表大伙儿去跟老板谈判。

谈判自然是话不投机。老板请杨大坚开路。杨大坚一怒之下，说：“我还不愿意侍候你呢！”转身就离开了。

杨大坚在一家很便宜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下，开始徘徊在深圳街头，寻找招工启事。并不多的几份启事，有些是要聘女招待。另有些小厂的广告，想来情形和那家玩具盒厂也差不多。去试了几家，居然还嫌他年龄大，拒绝了。予在陌生的深圳街头，他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太冲动了。不得已，只能再去找韩勇军。

韩勇军是一家规模相当大的电子有限公司的电脑软件工程师，在深圳算是白领阶层，来深圳已好几年。当初在上海念中学时，和杨中坚在一个班级。那时还在“文革”期间。韩勇军性格内向，是个好学生，便遭同学欺侮。杨中坚当然不是行侠仗义之辈，却不知怎地对他有些同情，而且杨中坚有个不知怎么形成却很突出的特点：虽然自己从不愿意好好念点书，却对有知识的人很是敬重。于是，便仗着那付无赖的嘴脸，颇保护了韩勇军几回。“文革”后韩勇军在复旦大学念了本科、硕士，然后就来深圳，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们此后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但韩勇军倒还是一直记得有那么一个中学同学。

杨大坚来到电子公司时，韩勇军还在上班，说了几句话，就让